

繡之因素地球玉之託蜂石雷雨生於膚寸
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
里故螻蟻怪其无階而高致驚塞驚逼已之
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
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髮亂詰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
今故所聞而蹟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
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離
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
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
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正郭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
公之命學無不涉各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
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棟樑惶
惶靡不戰慄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
余吞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權機之玷亂
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
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
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
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藝識朗微方之常人
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
辯風安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
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扶之見准慕於
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
所覆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
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
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
伏則闕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

安彭僅不定載肥藪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
研其實哉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
復見傷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
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
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

聞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
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方今運在明夷之天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
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
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
乎未若嚴岫願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
之所辯審矣法當仰濟商浴俯泛五湖追巢
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容
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滄翰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
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
非應期當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
既過差改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平進無補於

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列策弊匪違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容輟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遜此者猶不得復爾高潔之條貴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闕於在天人之否泰敵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肯恬然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片鷄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騰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園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勸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至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

宗樊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覲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御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手仲之達穰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華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臣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鑿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識之獨皇主寢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知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眾闢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問無救於世道之陵遲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樓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竊耳其陳蕃實武之徒雖鼎

司牧伯皆責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
臣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
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也則方之
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
則擬之仲尼素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
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
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
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
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補

抱朴子曰漢末有補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
舉當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
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
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
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
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
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大
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氣飯囊耳百官
大會衡時在坐忽舉顛懷搶袂慨慨或譏
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羣衆
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
乎曹公當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
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
了無悔情恥色乃轉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
異聲並搖蕩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
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

作書與孫權討遜子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
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畫忍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
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今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惟然有
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甚鋤乎惜之也索紙
筆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
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
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
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
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
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
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
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相待以上
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
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
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
爲暗書之末有一字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
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